

《乐府纪闻》考（上）

王 兆 鹏

《乐府纪闻》一书，清人词话递相征引，今人论著亦时见引录，然征引者既未题编撰人姓氏，又无成书或版刻年代的说明，历代公私藏书目亦未见著录，当今更未闻有传本存世。《乐府纪闻》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，其所录唐宋金元明词人轶事及词作是否可信可靠？其成书年代又在何时？实有必要弄明，庶免以讹传讹。

本文旨在解决这三个问题。

兹先逐条考察清人词话所引《乐府纪闻》的材料来源，然后再论其书之性质及成书年代。

1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唐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，令狐相公假温庭筠修撰二十阕以进。令狐戒勿泄，而温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（清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①）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唐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，令狐相公假温手撰二十阕以进。戒勿泄，而遽言于人。且曰：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以讥其无学也。由是疏之。宣宗一日微行，遇于逆旅，温不识，而故为傲语，谪为方城尉，流落死。（同上《词评》上卷，页970）

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又见清张宗橐《词林纪事》卷一、清冯金伯《词苑萃编》卷十，文字略异。

按，此则系从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四节录：

温庭筠，字飞卿。……宣宗爱唱《菩萨蛮》词，令狐相

国假其新撰密进之，戒令勿他泄，而遽言于人，由是疏之。温亦有言：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讥相国无学也。宣宗好微行，遇于逆旅，温不识龙颜，傲然而诘之曰：“公非司马、长史之流？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又谓曰：“得非大参、簿、尉之类？”帝曰：“非也。”谪为方城县尉。其制词曰：“孔门以德行为先，文章为末。尔既德行无取，文章何以补焉？徒负不羁之才，罕有适时之用。”云云。竟流落而死也。②

《古今词话》一书两引《乐府纪闻》同一则文字而详略互异，表明《古今词话》引录时有删节。

2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后主于围城中赋《临江仙》，未终而城破。其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蝶翻金粉双飞。子规啼月小楼西。玉钩牵幕，惆怅卷金泥。门掩寂寥人去后，望残烟草凄迷。”后主于此停笔。后有刘延仲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。扑帘柳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《花间集》本载有“炉香闲袅凤凰貌。空持裙带，回首故依依。”备记之。

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，页754）

此则又见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三《词话》引《乐府纪闻》。末句“备记之”，《历代诗余》引作“故是全本。亦见《耆旧续闻》备记之”。

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与《历代诗余》所引略同。

按《李煜在围城中作《临江仙》词事，始见于北宋末蔡絛《西清诗话》：

自古文人虽在艰危困踣之中，不忘于述作，盖性之所嗜，虽鼎镬在前不恤也。况下于此者乎！后主在围城中，犹书长短句，未就而城破。所谓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……望残

烟柳低迷”。尝见残稿，点染晦昧，心方危窘，意不在书耳。③

又见于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卷七：

宣和间，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，以献蔡絛约之。其一乃王师收金陵垂破时，仓皇中作一疏，禱于释氏……。又有长短句《临江仙》云：“樱桃结子春归尽，……望残烟草低迷。”而无尾句。刘延仲为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，扑帘飞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④

南宋陈鹄《耆旧续闻》卷三亦载云：

蔡絛作《西清诗话》，载江南李后主《临江仙》，云围城中书，其尾不全。以余考之，殆不然。余家藏李后主《七佛戒经》及杂书二本，皆作梵叶，中有《临江仙》，涂注数字，未尝不全。其词云：“樱桃落尽春归去，……望残烟草低迷。炉香闲袅凤凰猊。空持罗带，回首恨依依。”后有苏子由题云：“凄凉怨慕，真亡国之声也。”⑤

清朱彝尊《词综》卷二据《耆旧续闻》录李煜全词后注云：

按，是词相传后主在围城赋未就而城破，缺后三句，刘延仲补之云：“何时重听玉骢嘶，扑帘柳絮，依约梦回时。”

而《耆旧续闻》所载，固是全作。当从之。⑥

鹏按，朱氏所言，乃据《墨庄漫录》而云然。而《乐府纪闻》所载则据《词综》录入（或参考了《墨庄漫录》），而略改其字句；又所言“《花间集》本载有‘炉香闲袅凤凰猊’”三句，则显从《耆旧续闻》录入而误改作《花间集》。实则《花间集》并未选录李煜及其他南唐人词作，这是常识。可见《乐府纪闻》的编撰者并不高明。

3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后主附宋，与故宫人云：“此中日夕，以眼泪洗面。”每怀故国，词调愈工。其赋《浪淘沙》有

云：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饷贪欢。”“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”其赋《虞美人》有云：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。”旧臣闻之，有泣下者。七夕在赐第作乐，太宗闻之，怒，更得其词，故有赐牵机药之事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，页755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三、《词林纪事》卷二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文字相同，唯首二句略异。

按，此事始见于宋王铨《默记》：

徐铉归朝，为左散骑常侍，迁给事中。太宗一日问：“曾见李煜否？”铉对曰：“臣安敢私见之。”上曰：“卿第往，但言朕令卿往相见可矣。”铉遂径往其居，……后主相持大哭，乃坐默不言。忽长吁叹曰：“当时悔杀了潘佑、李平。”铉既去，乃有旨再对，询后主何言。铉不敢隐，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。牵机药者，服之，前却数十回，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。又后主在赐第，因七夕命故妓作乐，声闻于外，太宗闻之大怒，又传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及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之句，并坐之，被祸云。（上卷⑦）

龙衮《江南录》有一本删润稍有伦贯者云：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，封郑国夫人，例随命妇入宫。每一入辄数日而出，必大泣骂后主，声闻于外。〔后主〕多宛转避之⑧。又韩玉汝家有李国主归朝后与金陵旧宫人书云：“此中朝夕，只以眼泪洗面。”（卷下⑨）

又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九云：

《西清诗话》云：南唐李后主归朝后，每怀江国。且念嫔妾散落，郁郁不自聊。尝作长短句云：“帘外雨潺潺……。”含思凄惋。未几下世。⑩

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四十一云：

李后主又尝作长短句云：“帘外雨潺潺……。”故臣闻

之，多泣下者。未几下世。^⑪

《乐府纪闻》所载，即杂取《默记》、《苕溪渔隐丛话》、《尧山堂外纪》而成，除“词调愈工”一句之外，皆字字有来历。

4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苏养直，字伯固。《词品》讹为名伯固字养直。东坡有送伯固兄还吴诗。其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句，东坡见而喜曰：“吾家养直。”如“醉眠小坞黄茅店，梦依高城赤叶楼”，便有黄冠气象。传其入罗浮羽化。

《词综》曰：丹阳人，苏庠，字养直，别号后湖，日放浪江湖间。《后湖集》见推于世。绍圣中，与徐俯同名。徐俯赴，苏庠辞。且与康伯可有溪堂之约。作《采桑子》云：

“山阴此夜明如昼，月满前村。莫掩溪门。恐有扁舟乘兴人。”东坡既没，不闻羽化，世数遥遥，恐是两人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，页770）

按，此则记载乃杂凑而成，且错讹百出。兹逐层予以考辨。

“苏养直字伯固”至“便有黄冠气象”一段，出自明杨慎《词品》卷三，而略改其字句。《词品》云：

苏养直名伯固，与东坡为同族。坡集中有送伯固兄诗是也。诗有《清江曲》，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，当时盛传。词亦佳。“醉眠小坞黄茅店，梦依高城赤叶楼。”《鹧鸪天》之佳句也。^⑫

按，苏庠字养直，苏坚字伯固，苏庠乃苏坚之子。《词品》及《乐府纪闻》俱误^⑬。

宋张元干《芦川归来集》卷九《苏养直诗帖跋尾六篇》云：

往在豫章，问句法于东湖先生徐师川，是时洪刍驹父、弟炎玉父、苏坚伯固、子庠养直、潘淳子真……，为同社诗酒之乐^⑭。

此言苏坚、苏庠父子关系及其名字甚明。宋施元之《注东坡先生诗》亦言及苏坚父子名字及其与苏轼的关系：

苏伯固名坚，博学能诗。东坡自翰林守杭，道吴兴，伯固以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在城商税，自杭来会，作《后六客词》，伯固与焉。方经理开西湖，伯固建议，谓当参酌古今而用中策。湖成，其力为多。后一岁，又相从于广陵，有《和伯固韵送李孝博》诗。坡归自南海，伯固在南华相待，有诗。……子庠，字养直，学世其家。坡手书其所作《清江曲》，以为可杂李太白诗中莫辨也。号后湖居士，有文集行于世^⑤。

《词品》、《乐府纪闻》谓东坡有送伯固还吴诗，亦误。《苏轼诗集》中并无送苏坚“还吴”诗，《东坡词》卷下有《青玉案·和贺方回韵送伯固归吴中故居》词，《词品》或因此词而误记为“还吴”诗。

又，《词品》、《乐府纪闻》谓东坡爱赏苏庠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诗句而称“吾家养直”，语出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三：

东坡云：“‘属玉双飞水满塘，菰蒲深处浴鸳鸯。白蘋满棹归来晚，秋着芦花一岸霜。扁舟系岸依林樾，萧萧两鬓吹华发。万事不理醉复醒，长占烟波弄明月。’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，谁疑其非者。乃吾家养直所作《清江曲》也。”

而《词品》、《乐府纪闻》所引苏庠“醉眠小坞黄茅店”二句，乃苏庠《鹧鸪天》词句，始见于宋曾慥《乐府雅词》卷下，今《全宋词》亦收录。

“传其入罗浮羽化”云云，出自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六：

《诗选》云：“苏庠养直，当盛夏追凉，方与客对棋，有衣褐者持谒云：‘罗浮山道人江观潮。’未及起迎，道人

直造就坐，旁若无人。养直惊愕，问所从来。答曰：“罗浮黄真人，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，烝母已成，令某持丹度公，可服之。”袖中出一小盒，药黄色而膏融，养直……磨以饮之。……绍兴十七年岁旦日，与家人酌别，且告辞邻里。二日，东方未明，披衣曳杖出门，行步如飞，妻拏奔逐，仅能挽其衣，则已逝矣。”苕溪渔隐曰：洪庆善与养直皆丹阳人，予以问庆善。庆善云：“初无此事，乃曾端伯（鵬按，即《诗选》之编者）得之传闻之误耳。……养直后以寿终，亦无他异。端伯之言，不可信也。”

明陈槱《罗浮志》卷八载陶定《苏后湖遇黄真人记》所言苏庠“羽化”之事与曾慥（字端伯）《诗选》所言相同而略详。然则与苏庠同时又同乡的洪兴祖（字庆善）已明谓苏庠服罗浮仙丹而羽化之事不可信，《乐府纪闻》又拾其牙慧，真可谓以讹传讹也。

“《词综》曰”至“苏庠辞”一段，乃拼凑《词综》和《鹤林玉露》而成，且有讹误。清朱彝尊《词综》卷六云：

苏庠，字养直，丹阳人。绍圣中，同徐俯荐于朝，不起，自放江湖间。有《后湖集》一卷。

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甲编卷五云：

苏养直之父伯固，从东坡游。“我梦扁舟浮震泽”之词，为伯固作也。养直“属玉双飞水满塘”之句，亦见赏于坡，称为“吾家养直作此诗”。时年甚少，而格律已老苍如此。绍兴间，与师川同召，师川赴，养直辞。师川造朝，便道过养直，留饮甚欢^⑩。

按，《词综》谓苏庠“绍圣中，同徐俯荐于朝”^⑪，不确，实在南宋高宗绍兴间，而不在北宋哲宗绍圣中。“绍圣”乃“绍兴”之误。《鹤林玉露》作“绍兴间”，是；然谓“与徐俯同召”，则不确。实际上是徐俯被召入朝后举荐苏庠，朝廷遂召苏庠，

而苏庠辞不赴^⑧。《乐府纪闻》所载，可谓集《词综》、《鹤林玉露》错误之“大成”。

“且与康伯可有溪堂之约”云云，乃据宋康与之（字伯可）《丑奴儿令·促养直赴雪夜溪堂之约》而云然。康词始见于宋黄升《中兴以来绝妙词选》卷一。

又《乐府纪闻》谓苏庠所作《采桑子》“山阴此夜明如昼”云云，实为上述康与之《丑奴儿令》（又名《采桑子》）之下阕，而臆改作苏庠词。

《乐府纪闻》末谓苏养直与苏庠“恐是两人”，其误不复辨。

5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元丰中，韩缜出使契丹，分割地界。韩有姬与别，姬作《蝶恋花》云：“香作风光浓作露……”神宗知之，遣使送行。刘贡父赠以诗：“卷耳幸容留婉娈^⑨，皇华何啻有光辉。”莫测中旨何自而出，后知姬人别曲传入内庭也。韩作芳草词别云：“锁离愁，……莫负青春。”此《凤箫吟》咏芳草以留别，与《兰陵王》咏柳以叙别同意。后人竟以芳草为调名，则失《凤箫吟》原唱意矣。

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，页776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四、《词林纪事》卷四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一亦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略异。清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十一、《词律》卷十七《凤箫吟》调杜文澜注，亦节录此则有关内容。

按，宋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卷上云：

元丰初，虏人来议地界，韩丞相名缜自枢密院都承旨出分画。玉汝有爱妾刘氏，将行，剧饮通宵，且作乐府词留别。翼日，神宗已密知，忽中批步军司遣兵马搬家送之。玉汝初莫测所因，久之方知其自乐府发也。盖上以恩泽待下，虽

闺门之私，亦恤之如此，故中外士大夫无不乐尽其力。刘贡父，玉汝姻党，即作小诗寄之以戏云：“嫖姚不复顾家为，谁谓山东久不归。卷耳幸容携婉娈，皇华何啻有光辉。”玉汝之词，由此亦遂盛传天下②。

《乐府纪闻》所载即据《石林诗话》而增改。一是将韩缜（字玉汝）作词传入禁中而改为韩缜姬作词传入内庭，并增补韩缜姬《蝶恋花》词半阙③。二是将宋陈景沂《全芳备祖》卷十草门始载之韩缜《凤箫吟》词增入，以为韩缜之留别词。

按，明陈耀文《花草粹编》卷十载此词，调作《芳草》，注：“《凤箫吟》。”《词综》卷四亦录作《芳草》，注：“即《凤箫吟》。”《乐府纪闻》所谓“后人竟以《芳草》为调名”当指《花草粹编》、《词综》而言。

6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何栗字文缜，政和间第一人。靖康中，死难名臣也。会饮于贵戚家，侍儿惠柔，慕公丰标，密解手帕为赠，约牡丹时再集。何赋《虞美人》云：“分香帕子揉蓝腻……。”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上卷，页779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六、《词林纪事》卷八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二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略异。首二句，《历代诗馀》和《词苑萃编》引作“何文缜，政和丙申进士第一”，文字较胜。

按，此则始见宋玉灼《碧鸡漫志》卷二：

何文缜在馆阁时，饮一贵人家，侍儿惠柔者，解帕子为赠，约牡丹开再集。何甚属意，归作《虞美人》曲，曲中隐其名云：“分香帕子揉蓝腻……。”何书此曲与赵咏道，自言其张本云④。

宋洪迈《夷坚三志》壬卷第七亦载此事，字句略异。《花草粹编》卷六、明卓人月《古今词统》卷八、《词苑丛谈》卷七亦载

之。

《乐府纪闻》即据《碧鸡漫志》等增删。又，何文缜，名栗，徽宗政和六年进士第一，《宋史》有传。

7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大名民家，有男女以私情不遂赴水死。后二日，二尸相抱出水滨。是年此陂荷花，无不并蒂。李冶赋《双蕖怨》云：“为多情和天也老……。”此即《摸鱼儿》，与“雁丘”词并脍炙人口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789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九、《词林纪事》卷二十一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末二句作“事奇而词亦工，堪与‘雁丘’作并传”。

金元好问《摸鱼儿》词序云：

泰和中，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，官为踪迹之，无见也。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，衣物仍可验，其事乃白。是岁，此陂荷花盛开，无不并蒂者。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，为李明章内翰言如此。此曲以乐府《双蕖怨》命篇……^②。

元好问与李冶（一作“治”）为之各赋一词。又，元好问与李冶另同赋有《摸鱼儿》咏雁丘词^②。《乐府纪闻》即据元好问词序节改。

8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故宋都尉杨震，招唐天游宴，出诸姬侑觞。天游属意名粉儿者，口占《浣溪沙》“不曾真个也销魂”。杨遂赠之，曰：“请天游真个销魂也。”时传天游以艳词得名，所游俱狭邪一径，有送童孺天《齐天乐》一阕，正伯颜下江南之日。兵后归杭，全无黍离之感。元时士习，一至于此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794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九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“请天游真个销

魂也”后之文字作：

天游又有《清平乐》云：“醉红宿翠……。”云见一妓诉立厅下，遂赋此。一云石次仲作。

与《古今词话》所引《乐府纪闻》相异。

按，元俞焯《诗词余话》云：

詹天游，名玉，字可大，风流才思不减晋人。故宋驸马杨镇，有十姬，皆绝色，名粉儿者尤胜。一日，招詹天游宴，尽出诸姬〔佐〕觞^{②6}。天游属意于粉儿，口占一词云：

“淡淡青山两点春。……不曾真个也销魂。”杨遂以粉儿赠之，曰：“请天游真个销魂也。”^{②7}

明杨慎《词品》卷五云：

詹天游以艳词得名，见诸小说。其送童甕天兵后归杭《齐天乐》云：“相逢唤醒京华梦，……。”此伯颜破杭州之后也。观其词全无黍离之感、桑梓之悲^{②8}，而止以游乐言。宋末之习，上下如此，其亡不亦宜乎。童甕天失其姓氏，有《甕天胜语》一卷传于今云。天游又有《清平乐》云：“醉红宿翠……。”盖咏妓诉状立厅下也。又见石次仲集^{②9}。

《乐府纪闻》所载，即据《诗词余话》、《词品》删改杂凑成篇，而将宋驸马杨镇误作“杨震”^{③0}。

按，《古今词话》和《历代诗余》所引《乐府纪闻》内容有异，并非《乐府纪闻》当时有两种版本，而是《古今词话》与《历代诗余》引录时分别作了删节。引录文献而随意删改原书，乃清人词话之通病，其例不胜枚举。

9.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元人小说：李罗有杏园，春时诸女秋千为戏，拜住立马墙头见之，求婚焉。令赋秋千寄《菩萨蛮》、咏莺寄《满江红》，词意可喜，许之。按安童孙，曰

拜位，延祐中少年平章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795）

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五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颇不相同。由此可见清人词话引书，实无定准，而随意删改。又《古今词统》卷五、《词苑丛谈》卷八，亦载此事，然未注明出处，文字亦详略各异。

按，此事始见明初李桢《剪灯余话》卷四《秋千会记》（文长不录）^⑩，乃传奇小说，原属虚构，故先师唐圭璋先生所编《全金元词》不收其原词。其词实为明人李桢所依托。《古今词统》、《词苑丛谈》等不注明出处，易使后人误信为真。

10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章丘李生至元都，对月歌曰：“万里倦行役……。”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，明日访之，则宋宫人金德淑也。询李曰：“得非昨暮悲歌人乎？”李曰：“歌非已作，有同舟人自杭来吟此，故记之耳。”金泣曰：“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。”因自举其《望江南》云：“春睡起，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，玉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玉楼间。”后遂委身于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797）

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八、《词林纪事》卷十九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五皆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三书文字相同，而与《古今词话》所引文字略异，是《古今词话》据《乐府纪闻》引录时有删改。

按，《乐府纪闻》此则乃据明初杨仪所撰《金姬传》之《别记·嘉谟孙遇宋宫人》删节而成，原文曰：

嘉谟孙，失其名。以乡役部发岁运至元都。尝夜对月独歌曰：“万里倦行役，秋来瘦几分。因看河北月，忽忆海东云。”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。明日访其家，则宋旧宫人

金德淑也。因过叩之。德淑曰：“客非昨暮悲歌人乎？”李答曰：“昨所歌诗，实非己作。有同舟人自杭来，每吟此句，故能记之耳。”德淑泫然泣曰：“此亡宋昭仪黄慧清作所寄汪水云诗。^⑩我亦宋宫人也。昭仪旧同供奉，极相亲爱，今各流落异乡，彼且为泉下人矣。夜闻君歌其诗，令人不胜凄感。当时吾辈数人，皆有赠水云。”因自举其所调《望江南》词曰：“春睡起，积雪满燕山。万里长城横缟带，六街灯火已阑珊。人立玉楼间。”歌毕，又相对泣下。私语曰：“我本杭人，心怀故土，得归，虽死无恨；君力能致我还杭否乎？”遂得与通，生一子，名都生，从母姓为金^⑪。

又按，《金姬传》谓李嘉谟为济南章丘人，南宋初曾仕伪齐刘豫，故《乐府纪闻》改称其孙为“章丘李生”。又，《金姬传》，乃小说，非史传。

11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延祐初，永嘉滕穆寓临安聚景园，月夜遇一丽人，自言宋理宗宫人卫芳华也。命侍女翘翘设茵席，陈酒果，制《木兰花慢》，有云：“繁华总随流水……。”留翘翘守宅而随生焉，三年告别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798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八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五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与《古今词话》所引略异。《词苑丛谈》卷十二亦载此事，而未注明出处，所引文字较《乐府纪闻》为详。

按，此事乃小说家虚构，始见明瞿佑《剪灯新话》卷二《滕穆醉游聚景园记》（文长不录）^⑫。卫芳华本女鬼，《乐府纪闻》仅称其“宋理宗朝宫人”，仿佛真有其人其事。

12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瞿宗吉父士衡与杨铁崖为友。铁崖至，父命宗吉以鞋杯行酒，铁崖遂以《沁园春》调赋鞋杯

属其填词。宗吉词云：“一掬娇春……。”铁崖大喜，为之延誉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801）

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宗吉少为杨廉夫所知，父士衡以鞋杯行酒令，赋《沁园春》，称善。廉夫为延誉于四方。永乐中，以诗祸谪戍保安。尝居西湖富清楼，制《摸鱼子》十首，曰《西湖十景》。梅深张子成（鹏按，应作“张成子”）赋《应天长》、草窗周公谨赋《木兰花慢》，皆晚宋名家。惜工夫有馀而气韵不足，故每篇末必寓以伤感焉。（同上词评下卷，页1024）

《古今词话》一书两录《乐府纪闻》所载一事，而彼此文字详细互异（前一则似是后一则的节录），再次表明《古今词话》引录《乐府纪闻》时删改甚大。清人词话引书，实不可据信。

按，以上所载系杂凑成篇，并有讹误。瞿佑（字宗吉）赋《沁园春》鞋杯词事，始见其所著《归田诗话》卷下：

杨廉夫晚年居松江，……必访予叔祖，宴饮传桂堂，留连累日。……因以鞋杯命题。予制《沁园春》以呈。大喜，即命侍妓歌以行酒。词云：“一掬娇春……。”欢饮而罢，袖其稿以去^{③④}。

又见载于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馀》卷十一、明杨慎《词品》卷六、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八十、《古今词统》卷十五、清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乙集等。《乐府纪闻》节录此事，而将瞿士衡误作瞿佑之父，瞿士衡实为瞿佑之叔祖。《归田诗话》、《西湖游览志馀》、《词品》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乙集《瞿长史佑传》等言之甚明。又，杨维桢，字廉夫，号铁崖，元著名诗人。

瞿佑永乐中以诗祸谪戍保安事，《归田诗话》卷下《和狱中诗》、《塞垣风景》二则皆曾言及。《西湖游览志馀》卷十二亦云：

永乐间，宗吉以诗祸下锦衣狱，……谪戍保安者十年^{③⑤}。

此为《乐府纪闻》之所本。

《乐府纪闻》又将宋末张矩(字成子,号梅深)赋《应天长》西湖十景词、周密(字公谨,号草窗)赋《木兰花慢》西湖十景词与瞿佑赋西湖十景词并举,令人不知所云,似将瞿佑亦认作“晚宋人”。

13.《乐府纪闻》曰:成都杨慎所著书百余种,号为博洽。金华胡应麟嫌其熟于稗史,而不娴于正史,作《笔丛》以驳之。然杨慎所辑《百琲明珠》、《词林万选》、王弇州亦谓之词家之功臣也……。词亦富赡。(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,页802)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二十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六、《明词综》卷三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。

按,此则似是综合明人诸家之说而成,非原据一书入录,盖《古今词话》词评下卷亦载有相关内容:

成都杨用修,正德辛未第一人。因辨礼谪戍泸州。号为淹博。所辑《词品》、《百琲明珠》、《词林万选》诸种,亦词家功臣也。

14.《乐府纪闻》曰:洪武中,吴江沈韶游九江,闻月下歌声,乃访琵琶亭。见一丽姝,二小姬前导,韶拜问之。曰:汉主陈友谅之婕妤郑婉娥也。年少死,殓此亭旁。二侍女,一名钿蝉,一名金雁,亦当时殉葬者。共饮亭中,赋《念奴娇》云:“离离禾黍……。”(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,页807)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二十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四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。《词苑丛谈》卷十二亦载此事,而较《乐府纪闻》所载为详。

按，此事乃小说家虚构，始见明李祯《剪灯馀话》卷二《秋夕访琵琶亭记》（文长不录）。《念奴娇》词则为小说作者李祯所依托。

清王昶《明词综》卷十二据《词苑丛谈》录作“女鬼”郑婉娥词，可见王昶亦未明其原始出处。

15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林章溺情一妓，妓适以他事为人所累下狱。林日徘徊于狱外，计欲出之，为作《孤鸾》一阕云：“为谁抛撇……。”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话下卷，页808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二十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六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。

按，此则出处待考。林章，字初文，福清人。明神宗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以《春秋》举于乡，累上不第。后因事入狱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有传。其《孤鸾》词，《明词综》卷四、《赌棋山庄词话》卷一俱收录。

16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张祜侍郎爱姬早逝，犹子曙代为《浣溪沙》云：“天上人间何处去，旧欢新梦觉来时。黄昏微雨画帘垂。”写置几上。祜朝回见之，一恸曰：“此必阿灰所作也。”阿灰，曙小字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上卷，页902）

按，此则乃据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卷八节录：

唐张祜侍郎，朝望甚高，有爱姬早逝，悼念不已。因入朝未回，其犹子右补阙曙，才俊风流，因增大阮之悲，乃制《浣溪沙》，其词曰：“枕障薰炉隔绣帏……。”置于几上。大阮朝退，凭几无聊，忽睹此诗，不觉哀恸，乃曰：“此必阿灰所作。”阿灰，即中谏小字也。③

17、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相传文宗宫妓沈翘翘舞《河满子》词，文宗曰：“‘浮云蔽白日。’此《文选》中念君臣值奸邪所蔽，正是今日。”乃赐金玉环。翘翘泣曰：“妾本吴元济女，投入掖庭。”本艺方响，因奏《梁州》，音节殊妙。文宗选金吾秦诚聘之出宫。诚后使日本。翘翘因制曲《忆秦郎》，即《忆秦娥》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上卷，页906）

按，此则系据唐苏鹗《杜阳杂编》、宋王灼《碧鸡漫志》卷四引《卢氏杂说》等杂凑而成。《杜阳杂编》卷中云：

上（文宗）于内殿前看牡丹，翘足凭栏，忽吟舒元与《牡丹赋》：“俯者如愁，仰者如语，含者如咽。”吟罢，方省元与词，不觉叹息良久，泣下沾臆。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《河满子》，调声风态，率皆婉畅。曲罢，上赐金臂环，即问其从来。阿翘曰：“妾本吴元济之妓女。元济败，因以声律得为宫人。”俄遂进白玉方响，云：“本吴元济所与也。光明皎洁，可照十数步。”言其犀槌即响犀也。凡物有声，乃响应其中焉。架则云檀香也，而文彩若云霞之状，芬馥着人，则弥月不散。制度精妙，故非中国所有。上因令阿翘奏《凉州》曲，音韵清越，听者无不凄然。上谓之“天上乐”。乃选内人，与阿翘为弟子焉^{⑤1}。

《碧鸡漫志》卷四载：

《卢氏杂说》云：“甘露事后，文宗便殿观牡丹，诵舒元与《牡丹赋》，叹息泣下，命乐适情。宫人沈翘翘舞《河满子》词云：‘浮云蔽白日。’上曰：‘汝知书耶？’乃赐金臂环。”^{⑤2}

《乐府纪闻》据之节录杂凑之文字，割裂原文，不堪卒读。“妾本吴元济之妓女”被改作“妾本吴元济女”^{⑤3}，一字之差，身份迥异。又，沈翘翘，应作“沈阿翘”，宋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四、

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四俱作“沈阿翘”。《乐府纪闻》末谓《忆秦郎》调即《忆秦娥》，纯属臆说，殊无根据。唐宋词籍、乐籍亦无《忆秦郎》调之记载。

18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东坡守杭，毛滂为法曹掾，与一妓善。秩满当辞，流连惜别。明日，东坡宴客，妓即歌《惜分飞》以侑酒云：“泪湿阑干花着露……。”东坡问是谁作，妓慨然以毛法曹对。东坡语坐客曰：“郡寮有词人而不及知，某之罪也。”折柬追还，为之延誉，滂以此得名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上卷，页913）

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五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一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。

按，此事始见宋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卷六：

元祐中，东坡守钱塘，泽民为法曹掾，秩满，辞去。是夕宴客，有妓歌此词（鹏按，即《惜分飞》）。坡问谁所作，以毛法曹对。坡语坐客曰：“郡寮有词人不及知，某之罪也。”翌日，折简追还，留连数月。泽民因此得名④。

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十六所载事同而文字略详，《乐府纪闻》即据之删改。

另，《尧山堂外纪》卷五十三、《古今词统》卷六、《词苑丛谈》卷七、清梁廷楠《东坡事类》俱录此事，而文字详略互异。

19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美成在汴日，主角妓李师师家，道君幸之，美成避匿其左右，遂赋《少年游》云：“并刀如水……。”直写其事，流传于外。道君怒，以课吏责之。

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上卷，页914）

此事乃从宋张端义《贵耳集》卷下节录：

道君幸李师师家，偶周邦彦先在焉。知道君至，遂匿于床下。道君自携新橙一颗，云：“江南新进来。”遂与师师谑语。邦彦悉闻之，隐括成《少年游》云：“并刀如水……”李师师因歌此词，道君问谁作？李师师奏云：“周邦彦词。”道君大怒，坐朝，宣谕蔡京曰：“开封府有监税周邦彦者，闻课额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按发来？”蔡京罔知所以，奏云：“容臣退朝，呼京尹叩问，续得复奏。”京尹至，蔡以御前圣旨谕知。京尹曰：“惟周邦彦课额增羨。”蔡云：“上意如此，只得迁就将上。”得旨：“周邦彦职事废弛，可日下押出国门。”……④

按，近人王国维《清真先生遗事》以为“此条所言尤失实”，可参。

20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李清照每爱欧公《蝶恋花》词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作“庭院深深”曲，即《临江仙》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上卷，页924）

按，此则乃据明洪武本《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》前集卷上欧阳修《蝶恋花》注引“易安居士序”节录删改：

欧阳公作《蝶恋花》，有“深深深几许”之句，予酷爱之，用其语作“庭院深深”数阕，其声即旧《临江仙》也⑤。

21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陆放翁初娶唐氏，伉俪相得，弗获于姑。陆出之，未忍绝，为别馆住焉。姑知而掩之，遂绝。后改适赵士程。春游相遇于禹迹寺之沈园。唐语其夫为致酒，放翁怅怅，赋此《钗头凤》云：“红酥手……。”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下卷，页926）

陆游《钗头凤》词本事，始见于南宋陈鹄《耆旧续闻》卷十。宋

末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一亦载：

陆务观初娶唐氏，闽之女也，于其母夫人为姑侄。伉俪相得，而弗获于姑。既出，而未忍绝之，则为别馆，时时往焉。姑知而掩之。虽先挈去，然事不得隐，竟绝之。亦人伦之变也。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。尝以春日出游，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。唐以语赵，遣致酒肴，翁怅然久之，为赋《钗头凤》一词，题壁间云：“红酥手……。”实绍兴乙亥岁也。④

《乐府纪闻》即从《齐东野语》节录。

22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建中靖国时，士人江衍，过慧应庙下，阍者拒曰：“公与夫人方坐白云障下按歌，客子无唐突也。”寻呼衍问之：“汝闻此歌否？”衍曰：“世间哪得此？”公曰：“此黄钟宫《锦缠绶》也。”词曰：“屈曲新堤……。”词极寻常，留以记调，与《锦缠道》小异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下卷，页931）

按，此则系据元佚名《异闻总录》卷二节改：

邵武惠应神庙，初封祐民公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建阳江屯里亦立祠事之。士人江衍，谒祠下，夜梦往溪南之神宇，闻歌声，阍者止之曰：“公与夫人方坐白云障下调按新词，汝勿遽进。”少选，神命呼衍，问曰：“汝得此词否？”衍恐惧谢曰：“世间那复可闻？”神曰：“此黄钟宫《锦缠绶》也。”乃诵其词曰：“屈曲新堤……。”衍惊觉，乃录而传之。然有能歌之者。④

23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山谷尝叹美少游末句“春去也，落红万点愁如海”，意欲和之，以“海”字难叶而止。觉范为和其《千秋岁》以题崔徽真子云：“半身屏外……。”按，

崔徽，河中府娼也。裴敬中与徽相从累月而归。后徽写其真奉书，寄裴之友曰：“为妾谢敬中，崔徽一旦不及卷中人，且为君死矣。”元稹为之作歌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下卷，页932）

此则系杂凑而成。前数句源出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十九：

秦少游《千秋岁》：“水边沙外，城郭春寒退。”末云“春去也，飞红万点愁如海”者，山谷尝叹其句意之善，欲和之，而以“海”字难押。陈无已言此词用李后主“问君那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但以“江”为“海”耳。洪觉范尝和此词，题崔徽真子云：“多少事，都随恨远连云海。”^④

《乐府纪闻》即据此节录，并另从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录入惠洪（字觉范）《千秋岁》全词。

“崔徽，河中府娼”以下数句，则出自唐元稹《崔徽歌·序》：

崔徽，河中府娼也。裴敬中以兴元幕使蒲州，与徽相从累月。敬中使还，崔以不得从为恨，因而成疾。有丘夏善写人形，徽托写真寄敬中曰：“崔徽一旦不及画中人，且为郎死。”发狂卒^⑤。

宋皇都风月主人《绿窗新话》上卷《崔徽私会裴敬中》、明梅鼎祚《青泥莲花记》卷四《崔徽》所载崔徽与裴敬中故事较详，其中崔徽寄语有“为妾谢敬中”云云^⑥。《乐府纪闻》即据元稹诗序等节录。

24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秦少游婿范元实在席，妓问曰：“公解词否？”范曰：“吾乃‘山抹微云’女婿也。”可见当时盛传太虚此词为绝唱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下

卷，页941)

《古今词话》词评上卷、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五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二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字句略异。

按，此事始见宋蔡絛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：

范内翰祖禹作《唐鉴》，名重天下，坐党锢事久之。其幼子温，字元实，与吾善。……温尝预贵人家会，贵人有侍儿，善歌秦少游长短句，坐间略不顾。温亦谨，不敢吐一语。及酒酣欢洽，侍儿者始问：“此郎何人耶？”温遽起，叉手而对曰：“某乃‘山抹微云’女婿也。”闻者多绝倒^④。

杨慎《词品》卷三据此而节改云：

范元实，范祖禹之子，秦少游婿也。学诗于山谷，作《诗眼》一书。为人凝重，尝在歌舞之席，终日不言。妓有问之曰：“公亦解曲否？”笑答曰：“吾乃‘山抹微云’女婿也。”可见当时盛唱此词。《草堂诗余》亦有范元实词。

《乐府纪闻》又据《词品》节录。按，“山抹微云”，乃秦观名词《满庭芳》之首句。

25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明州舒信道中丞第中，灯下见一女子，举手代拍而歌者。询之，为丘氏。每歌《烛影摇红》曲，有云：“绿静波光……。”句亦婉丽。家人以为祟，延法士治之，则一池中物也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辨下卷，页942）

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八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略异。

按，此则系据宋洪迈《夷坚志补》卷二十二《懒堂女子》节录（文长不录）^⑤。

26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张志和，自称烟波钓徒，尝谒颜真卿于湖州，愿为浮家泛宅、往来苕霅间。撰《渔歌子》词。

(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评上卷，页967)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一、《词林纪事》卷一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略异。

按，唐颜真卿《颜鲁公文集》卷九《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》云：

玄真子，姓张氏，本名龟龄，东阳金华人。……改名志和，字子同。寻复贬南浦尉，经量移，不愿之任，得还本贯，既而亲丧，无复宦情，遂扁舟垂纶，浮三江，泛五湖，自谓烟波钓徒。……大历九年秋八月，讯真卿于湖州。……真卿以蚱蜢既弊，请命更之。答曰：“倘惠渔舟，愿以浮家泛宅，沿泝江湖之上，往来苕霅之间，野夫之幸矣。”^⑤

此为《乐府纪闻》之所本。

又，张志和《渔歌子》词，始见于唐李德裕《李文饶文集》别集卷七《玄真子渔歌记》，又见于《尊前集》、《唐诗纪事》卷四十六等。

27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韦官左司郎中，历苏州刺史，晓音律。夜泊灵壁舟中，闻笛声，谓酷似天宝梨园法曲李蕃所吹者。询之，为李蕃外甥许云封也。韦授以李蕃笛吹之，遂吹《六州遍》，一叠而裂。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评上卷，页968）

《历代诗馀》卷一百十二、《词苑萃编》卷十亦录《乐府纪闻》此则，文字略详。

按，此则乃据《太平广记》卷二百四《许云封》节录（文长不录）。

28. 《乐府纪闻》曰：和成绩〔艳词〕每嫁名于韩偓^⑥，因在政府讳之也。又欲使人知之，乃作《游艺集》，叙曰：

“予有《香奁》、《藏金》，不传于世。”（沈雄《古今词话》词评上卷，页970）

《历代诗余》卷一百十三、《词苑萃编》卷三及卷九亦录此则，字句略异。

此说始见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六：

和鲁公有艳词一编，名《香奁集》。凝后贵，乃嫁其名为韩偓。今世传韩偓《香奁集》，乃凝所为也。凝生平著述分为《演纶》、《游艺》、《孝悌》、《疑狱》、《香奁》、《藏金》六集。自为《游艺集》序云：“余有《香奁》、《藏金》二集，不行于世。”凝在政府，避议论，讳其名，又欲人知，故于《游艺集》序实之。此凝之意也。余在秀州，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，皆鲁公旧物，未有印记甚完^②。

《乐府纪闻》即据此节录。

按，宋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卷五以为和凝（字成绩）嫁名之说不可信，《香奁集》本为韩偓作。今传诸本《香奁集》，亦皆题韩偓撰。

（诸注见下期完文）

作者工作单位：湖北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负责编辑：曹月堂）